

透视绝对自由

杜岫石 著

221
421

辽宁人民出版社

221

透視“絕對自由”

杜 馳 石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8年 沈阳

目 录

关于“自由”問題的一股妖风.....	1
到底是那个社会有自由?	4
“願怎样就怎样”是否就“自由”了?	16
怎样正确地理解自由?	20
右派宣揚“絕對自由”的居心何在?	33
我們要什么样的自由?	40

自古以来,人們珍愛自由,就曾甚于珍愛生命。从前有过这样一句話:“不自由,毋宁死。”就是說,如果得不到自由,还不如死了的好。可見,自由对于人們來說,是多么可貴。过去,在反动势力統治的黑暗年代里,多少善良的人們追求着自由,渴望着自由。但是,自由却只为統治階級所享有,对于人民來說,只能是曇花一現,或者始終是梦想。只有在今天,解放了的人民,在共产党領導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才真正享受到充分的自由,永久的自由。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自由的条件和范围,对于人民來說,真是海闊天空,寬广无比。

但是,站在不同階級立場的人,和人民敌对的別有用心的人,对于自由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們所要的自由和人民所要的自由,完全不是一回事。

关于“自由”問題的一股妖風

資产階級右派分子在向党大肆进攻期間,就曾在“自由”問題上大做文章,吹起一股妖風,宣揚所謂“絕對自由”的謬論。他們所宣揚的这种“自由”,是世界上根本不

存在的。右派分子掀起这股妖风的目的，和他們其他的反党活动一样，就是要迷惑群众，达到资产阶级的复辟。而他們这股妖风邪气也确曾迷惑了一些人，使一些有着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的人晕头轉向。

但是，妖风邪气終究是見不得照妖鏡的。現在，我們就把资产阶级右派关于“自由”問題的一些謬論，擇其典型者，在这里展覽一下，然后再給它們照一照X光，透視一下资产阶级右派关于“自由”問題的葫蘆里装的是什麼藥，看看右派分子要的是什麼自由，他們企图在这股妖风中撈一把什麼。

这里所摆出来的关于“自由”問題的右派言論，虽然是由具体人的嘴里說出来的，但是它們在右派言論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我們在这里就不必举出其姓名来了。

有的右派分子說：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习惯不够、自由气氛不好。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套，应该向他們学习。

有的右派分子說：要解放就要彻底解放，精神上也要解放；要当家作主，就要讓大家說話。

有的右派分子說：国民党时，人民敢怒不敢言；現在，不敢怒也不敢言。

其实沒有必要太多地展覽这些謬論了，因为不管多少，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認為我們的国家里沒有自由，認為今不如昔，說今天人民的国家还不如反动統治的国

家，說社会主义不如資本主义。

那么，他們要的是什么自由呢？他們鼓吹人們去爭取什么自由呢？

有的右派分子說：我所要求的社會，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保存資產階級的个人自由。

有的右派分子說：人們都自由自在地活吧！要什么約束呢？

有的右派分子反对八小时工作制。主張八小时工作两小时干完，余下的時間逛大街、看电影，可以自由支配。工作願干就干，不高兴就不干，随个人的情緒为轉移。

右派分子錢偉長还“鼓励”青年人說：我們的青年人太不豪放了，束縛太多。我年紀比你們大得多，我不怕束縛。人們給我戴帽子，我就不戴，把它扔了。

請看，右派分子所要的是什么“自由”！他們所要的是資產階級的“个人自由”；他們所鼓吹的自由是无組織、无紀律、胡作非为的“自由”。

有些缺乏政治斗争經驗的、立場和观点模糊的人，也許会这样想：資本主义社会可能真的比我們自由吧？

有些不願受拘束的、不安分的懶汉，不是真的羨慕起“八小时工作两小时干完”，余下的時間“自由支配”的那种“自由”嗎？

为了明辨是非，我們不妨心平气和地运用摆事实、講道理的办法，看看到底是那个社会有自由，是資本主义社会自由呢？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自由？

我們也不妨研究一下，那种无組織、无紀律、为所欲为的放蕩行为，能不能算作自由？

到底是那个社会有自由？

如果抽象地来談那个社会有自由，这是很困难的。但是对于劳动人民來說，那个社会剝夺了他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那个社会給予了他們充分的自由，这本来是很清楚的事情；这本来是任何一个劳动者都在亲身感受着的。因此，今天如果提出“是資本主义社会自由，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自由”这个問題，就不能不使每一个正直的人发出应有的疑問：“是階級異己分子的別有用心，还是装聾作傻的明知故問？”然而，既然資產階級右派把問題这样提出来了，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大肆歪曲，硬說資本主义社会比現在好，硬說在人民的国家里，人民反而不如在反动統治的国家里更自由，这样，我們就必須在这个問題上和他們进行說理斗争。

資本主义社会有自由嗎？我們說，如果和封建社会相比較，資本主义社会确是前进了一大步的。我們知道，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是农民和封建之間的階級斗争的历史。在封建社会中，封建主对农奴虽然不能随意进行杀害了，但是可以随意进行买卖。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封建主压迫、剝削农民和农奴的自由，而沒有农民和农奴反压

迫、反剝削的自由。封建社会的法律，只保护封建主对农民和农奴的剝削和压迫，而不保护农民和农奴的反剝削和反压迫。

在这种情况下，在封建社会中所孕育和形成起来的资产阶级，为了将广大的农民和农奴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以扩大自己的实力，于是他们就领导了农民起义，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等鼓舞人心的口号。当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后，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为了便利其对工人阶级的剝削，在宪法中也规定了公民有选举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等等自由。

但是，这种“自由”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实际只是形式，是一种欺骗。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占有了机器、原料、厂房等所有的生产资料；而工人则是赤手空拳、一无所有。工人为了维持自己和家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就不得不出卖自己的技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为资产阶级创造利润，来供养资产阶级的脑满肠肥的寄生生活。

从形式上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好象只是一种金钱雇佣关系，某某人愿意给这个资本家干活，这个资本家就付给他工钱，如果不愿给这个资本家干活，就可以到另外的资本家那里去，看起来不是很自由吗？现在不正是有些工人同志在羡慕旧社会的工人有跳厂的“自由”吗？

但是，这些羡慕旧社会有跳厂自由的不安心工作的人，他們还没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他們还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为什么会允许工人跳厂；他們还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无论怎样跳厂，也象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逃不出资本家的剥削。即使跳了厂，也不过是换了一个剥削自己的资本家罢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

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允许工人有跳厂的现象，并不能说明这是给予工人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允许工人有跳厂的现象，是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的特点分不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盲目的、没有计划的，同一个资本家在这一时期搞的好，在另一时期可能就搞糟了；同时，这一个资本家发了财，那一个资本家可能就破了产。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是以互相勾心斗角，挖别人的墙角为能事；一些工厂开厂、关厂，招工、解雇，忽而繁荣，忽而萧条，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想不跳厂也不可能，因为你总不能在工厂关了门之后还赖着不走。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跳厂并不能说明是工人的自由，恰恰相反，这只能说明，工人在旧社会里连起码的劳动权利都没有。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失业是家常便饭。人们为了找一碗饭吃，不得不忍气吞声地为资本家卖命。就是这样，还要遭到资本家任意解雇。

远的且不說，我們随手翻开今年5月份的报纸，就可

以看到資本主义国家工人所遭受到的悲惨景象：

在美国經濟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美国工人阶级遭受的失业和貧困的灾难也一天天加深，光是美国政府承認的失业工人就有500多万。由于生产下降，工厂倒閉，資本家就不得不大批解雇工人。例如美国的底特律市，因为汽車厂关門，大批工人流落街头，全市失业工人达26万5千人之多，平均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业的。遭受解雇的工人中，有精力充沛的青年人，也有經驗丰富的老工人，光拿美国的密执安州來說，許多汽車厂中就有成千的、已有十多年工龄的工人被解雇，丧失了福利方面本应享有的种种权利。

在种族歧視的政策下面，美国黑人遭受到的打击特別沉重，美国“华尔街日报”承認：“首先被解雇的是黑人。”美国“工人周报”报道的紐約失业工人罗德里格自杀的悲剧，反映了紐約城60万名黑人面临的灾难。罗德里格才37岁，他和妻子都在紐約做工。今年3月初，他的妻子被解雇，3月14日，他自己也失了业。他从銀行里取出了仅有的十元存款，又向別人挪借了五元，才勉强地付出了这这一个星期的房租錢。悲剧发生的那一天，他的妻子出去探望一个朋友，希望找件临时工作維持生命，可是，当她回来的时候，发现丈夫已經上吊自杀了，她悲痛得也想用刀自杀，幸亏邻居拉住了。人們在这間房子里发现了一个小錢包，錢包里只有六分錢，这就是罗德里格夫妇仅有的财产！

这种失业、飢餓和死亡的灾难，在其他的資本主义国家里也是一样。在英国，由于失业人数不断增加，許多学生毕业以后就成了失业者，英国劳动人民在今年五月初举行了大示威，他們喊的口号是：“要有能維持生活的工資！”在日本，失业工人常常餓死在街头上。

請看，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自由”可談？我們总不能認為貧困、失业、飢餓和死亡就是工人所要的自由吧！

至于所謂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等自由，更是一些有名无实的騙人的招牌。因为出版事业、广播电台以及举行大会的場所等物質条件，都是掌握在資產階級統治者手里，劳动人民根本就沒有份儿。在“自由”的幌子下面，規定了各种各样的限制，而且，随着資產階級統治者日益法西斯化，这种限制也更加变本加厉起来。在美国，进步作家常常遭到監視、逮捕和审讯，进步書籍出版以后，也常常遭到沒收和焚毀；如果那一家報紙不符合美国壟断資本家的利益，他們不是直接查封，就是雇用流氓、特务来搗毀。劳动人民甚至連集合庆祝自己节日的自由都沒有。例如今年五一节，英国首都的劳动人民举行示威游行时，就曾遭到警察和法西斯分子的瘋狂迫害，这一天，騎警用暴力驅散了一些游行队伍，并且逮捕了許多和平示威者，当工人們再次集合起来高唱“紅旗歌”的时候，警察就抓住一些歌唱者的脖子，把他們投入囚車中。

所謂信仰自由，其实也談不到。在資本主义社会中，

工人並沒有信仰共產主義的自由，如果說有信仰自由，那只能說有信仰對維護資產階級統治有利的那些宗教的自由。因為這樣，資產階級就可以用宗教來麻痺人民，使勞動人民相信上帝和命運，好來甘心情願的受資本家的剝削。

關於居住自由，更是笑話。每一個正直的人都不難看出，所謂“居住自由”，對於流落街頭、窮困潦倒的無產者來說，是個多么尖銳的諷刺！據美國“民族”周刊說，目前美國有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擁擠而破爛的住宅和貧民窟內。僅在紐約，就有150萬人住貧民窟。一面是摩天大樓，花花世界，一面是貧民窟，暗無天日，這是多么鮮明的對照！失業的工人，連貧民窟都住不上；而百萬富翁卻獨自占有十所、二十所漂亮的住宅和別墅。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居住自由”！

從上面的簡單說明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人民根本沒有自由之可言；如果說有自由，那只是受資產階級剝削的自由，忍飢挨餓的自由。如果工人群眾不甘於自身的貧困，而對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表示不滿和反抗，那麼，資產階級的一切關於“自由”的偽裝就會都撕掉了，他們就會用軍隊、警察、憲兵、監獄和法庭，來代替有關“自由”的甜言蜜語。特別是目前，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的時候，隨著階級鬥爭的加劇，資產階級統治者實行起法西斯統治，就將一向所宣傳的“自由、平等、博愛”等口號完全扔掉，而露出其真實的面目

来了。在現今資本主义世界的首脑美国,就拥有大量的特务組織。除了最大的特务机关“联邦調查局”以外,还有上百个特务机关,对人民进行着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迫害。美国一个著名的工业家伊頓說:这是一个“比希特勒德国規模更大的特务网”。他說了真話,当然也就毫无例外地遭到了特务机关的傳訊。

那么,在旧中国又是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解放前的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中国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程度,是最为深重的。在国民党的反动統治之下,暗无天日,根本談不到什么民主和自由。那时,到处是剝削群众、魚肉人民的貪官污吏。同时,由于連年的軍閥混战,弄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經過八年抗战,虽然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但是蔣介石卖国集团却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下,发动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內战,对中国人民进行穷凶极恶的屠杀。

在国民党的反动統治时期,人民根本享受不到什么民主和自由,不仅不敢言,其实“怒”也不敢的。那时,真是特务滿天飞,他們对于一些有进步嫌疑的人都要进行盯梢、監視,甚至进行逮捕、拷打和暗杀。他們在各地都設有秘密的集中营,他們的信条是宁可錯杀一千,决不錯放一个。請想这是什么自由?

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更是沒有絲毫保障。工人不仅要受資本家的剝削,还要受工头的

气,工人的妻女如果长得有几分姿色,就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致命伤。农民也是这样,常年劳动得不到温饱,还要受地主恶霸的百般勒索和刁难;整年給地主作牛馬,到头来反而要欠地主的“債”。“白毛女”的故事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是那还不过是千百万个悲惨故事中的一个。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那种事是并不稀奇的。四川不是还有个活着的“白毛女”嗎?她在19年前因为受不了当地恶霸的迫害,独自跑到森山野林里过起原始人一般的生活。直到解放以后,才被找下山来,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着美滿的生活。这正是: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在那些黑暗的年代里,劳动人民連自由劳动的权利都沒有,更談不上什么反抗的自由了。

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不仅工农群众沒有民主自由之可言,就是知識分子和其他被統治的阶层,也是享受不到民主和自由的。那时,比較进步的知識分子,随时都有遭到特务逮捕和杀害的危險;作家絞尽脑汁所写出的作品,也要經過特务机关的层层审查,即使能发表,也往往是被删改得体无完肤;艺人在旧社会也是統治階級消遣、玩弄的对象。請問,这算是什么“自由”呢?

我們在这本小册子里,不可能將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泪史都詳尽地写出来,甚至就連多举些例子也不可能。好在時間距离現在并不太远,任何一个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人,只要不是站在反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只要不是別有用心的話,总会根据自己的回忆,来同意我們这个結

論的，這就是：勞動人民在舊社會里是享受不到任何自由的。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僅就我們國家來說吧：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奪取了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勞動人民當了家，作了主，過去的被奴役、被壓迫的悲慘生活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寫到這裡，我想起了何其芳同志的一段詩句：

.....

為了惡夢似的沉重的苦難
已經隨着黑夜消散，
早晨的陽光這樣明亮，
給我們帶來了歡樂和希望，
生活象無邊的綠色的草地，
條條道路引向社會主義，
我們把你高高地舉起，
如同旗幟，如同火炬。

.....

（“討論憲法草案以後”）

我想，這是六億人民的真實感受，是六億人民的心聲。世界上除了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以外，還有那些國家的人民會有這樣美好的幸福的感受呢？

在我們的國家里，勞動人民可以享受到充分的自由；在我們的國家里，人民的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是受憲法和

法律保护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庄严地规定着人民有多种多样的自由。譬如：

第87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第88至第90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以及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等等。

第95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請問，那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能享有这样广泛的自由呢？那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能对其人民的自由加以保护，并且还要给以物质上的便利、帮助和鼓励呢？

不但如此，我国的宪法中还规定了公民享有各种各样的权利。不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还享有劳动、休息和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对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口头控告的权利等等。

請問，有那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能享有这样广泛的权利呢？有那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人民所享受的权利能够给以这样的尊重和保护呢？

也許会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些法律条文，还不能说明

問題。那麼，我們就看看事實吧！

大家都知道，几千年来一向受剝削、受壓迫的農民群眾，在土地改革運動中開大會鬥爭了地主，他們暢所欲言地說出了心裏話，吐出了多年積存在心底的苦水，解開了長期的封建桎梏，迫使地主交出了土地。大家都知道，在歷史上從來就是被剝削的工人階級，解放以後，他們沒收了官僚資產階級的生計資料，又在五反運動中鬥爭了不法資本家，使這些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盜竊國家資財的資本家退出了非法所得的錢款。這種事情，難道還不是工人農民在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最大的自由嗎？請問，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和農民能夠有這種自由嗎？

我們的法律不是一紙裝潢門面的空文，我們的法律和實踐是完全一致的。這和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有着本質的不同的。我們的法律是怎樣規定的，在事實上就是怎樣執行的。絕不象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那樣，法律是法律，事實是事實，明明是說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統治階級犯了法卻可以逍遙法外，明明是說人民有各種各樣的自由，但事實上卻是什麼自由也沒有。

幾年以來，中國人民則是充分自由地討論着國內外的政治問題，討論着國家的政策、法律問題，討論着機關團體的工作以及工農業的生計問題。在反動統治時期連飯館的牆壁上也要貼上一張“莫談國事”的條子的情況，是永遠也不會出現了。人民對於國家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國的憲法，就是經過全